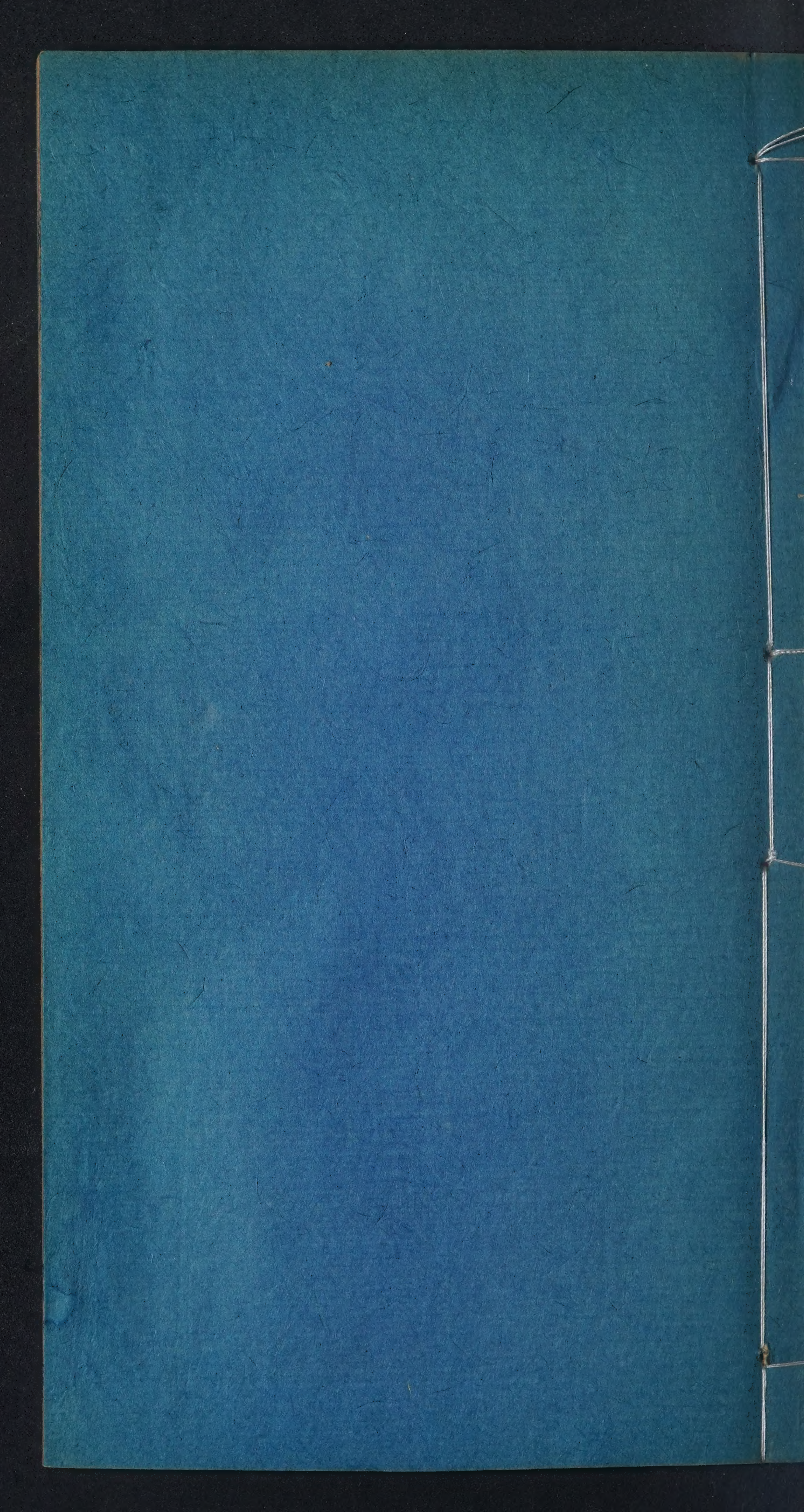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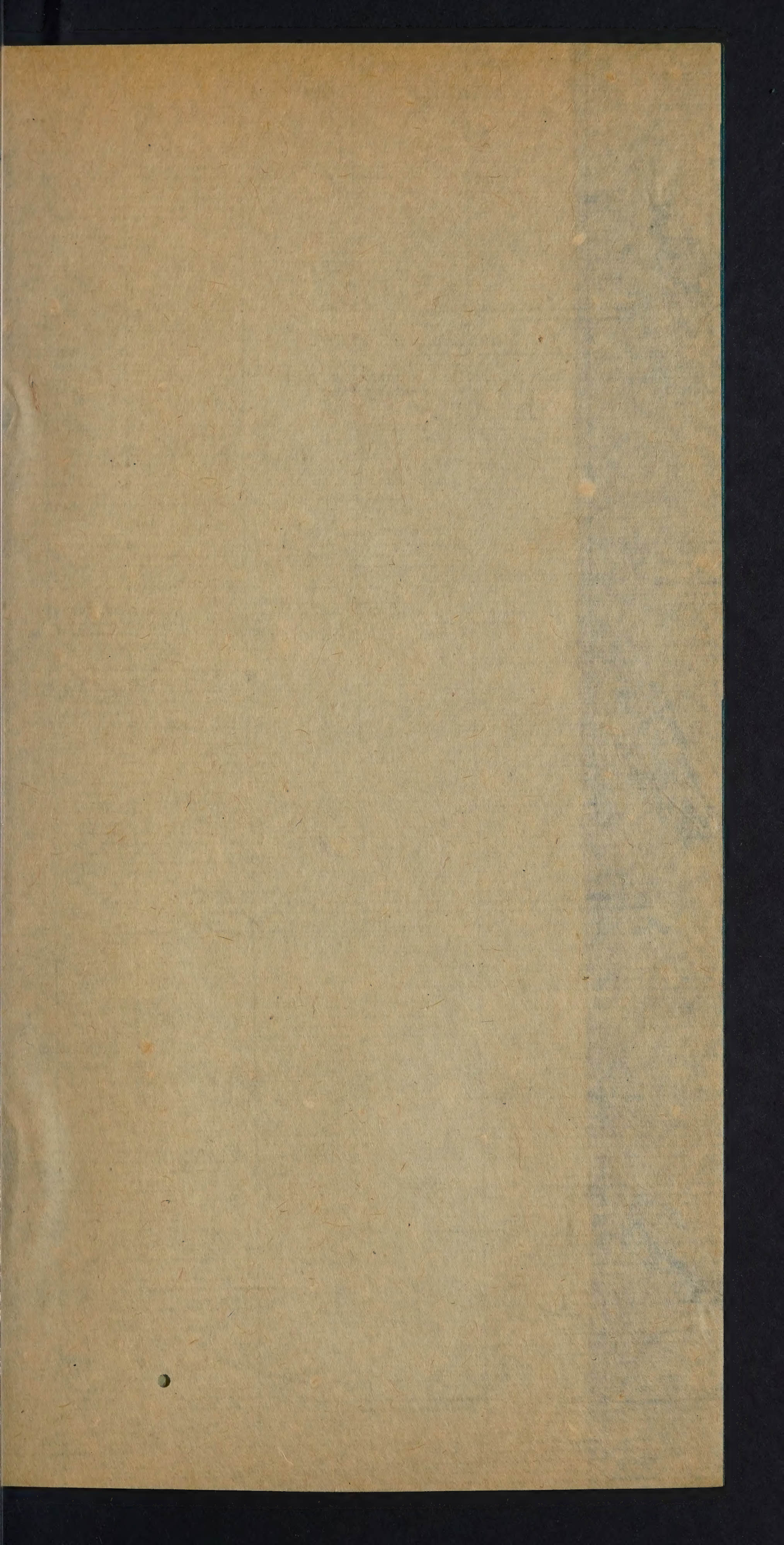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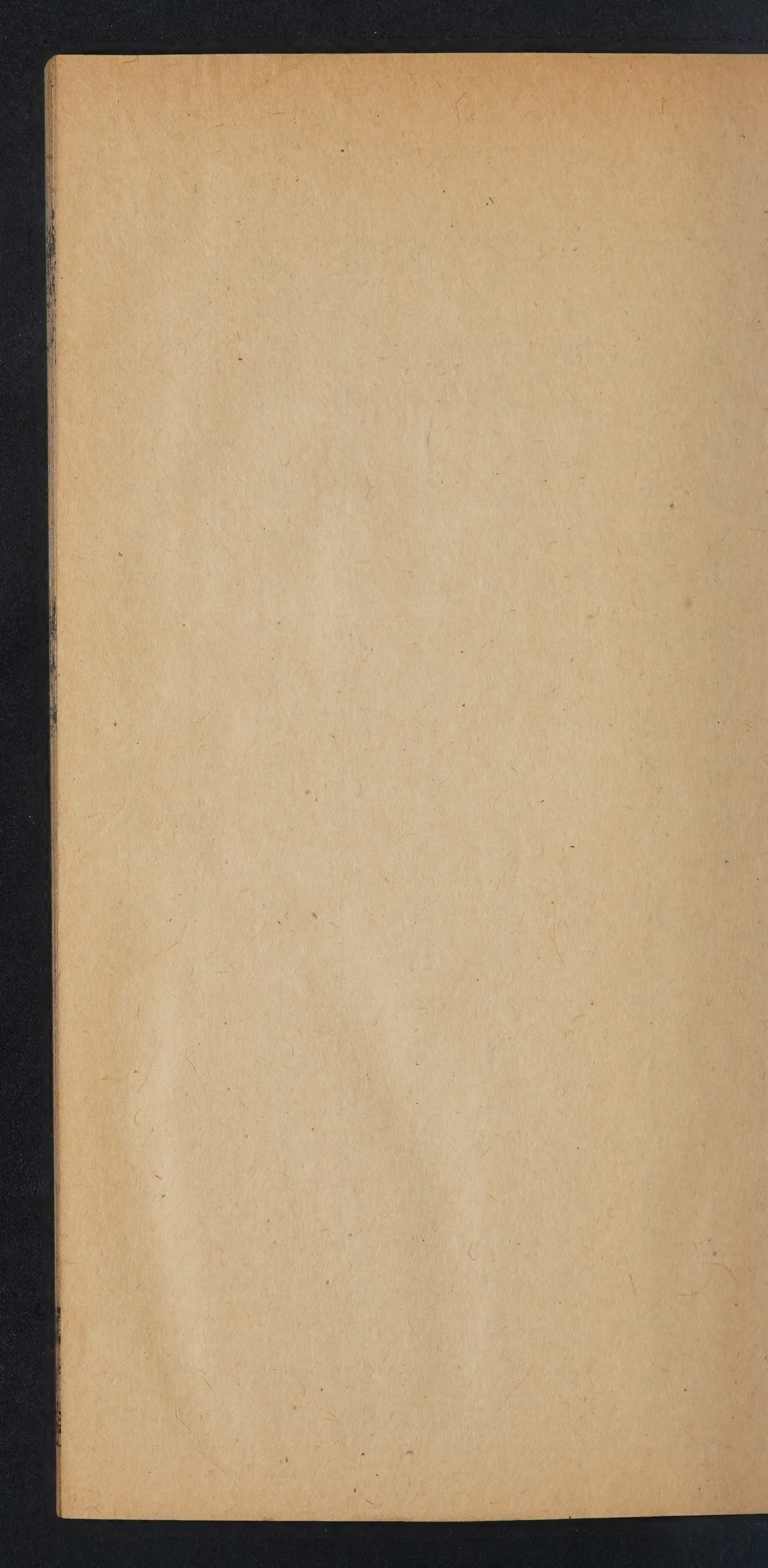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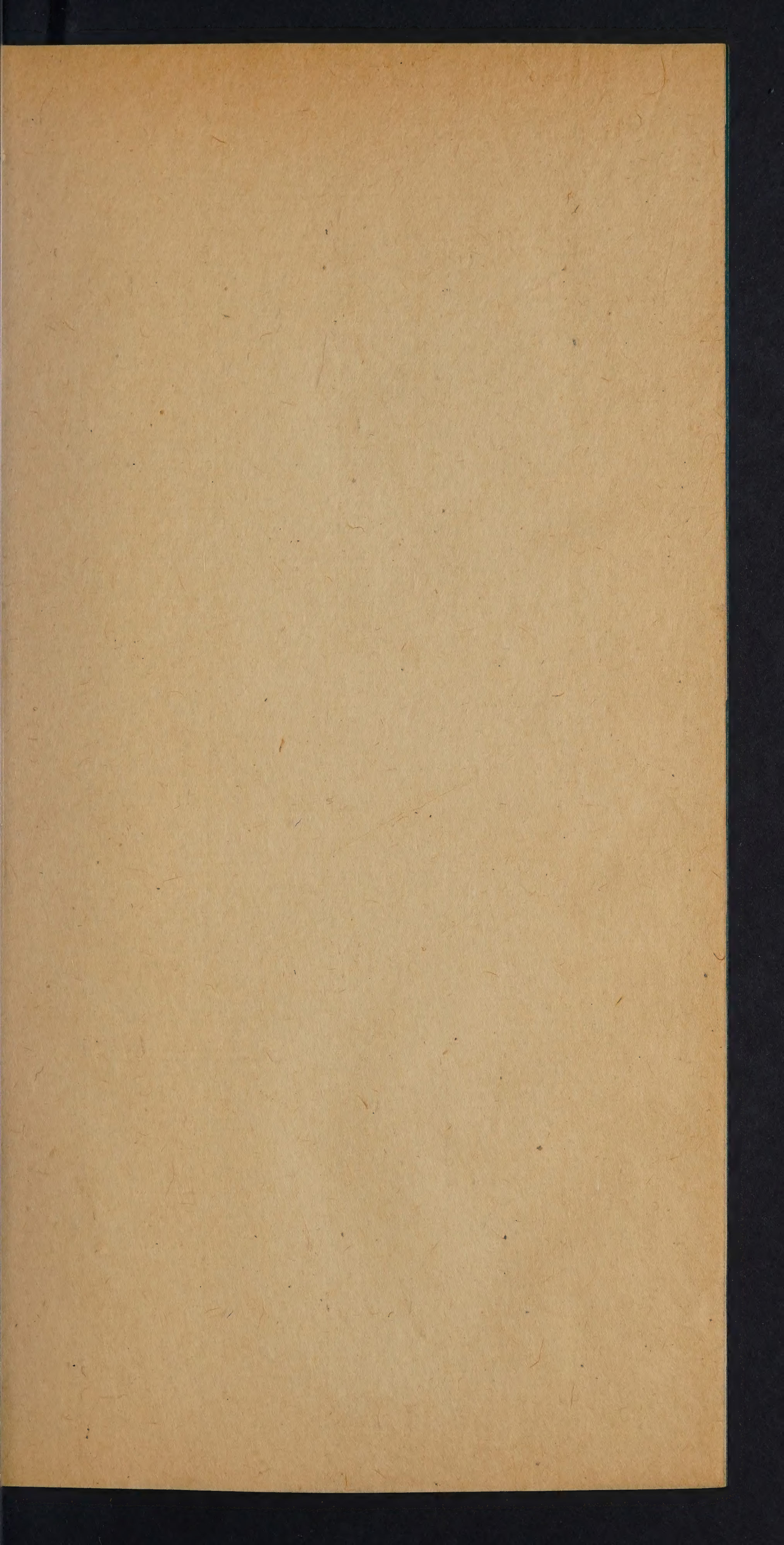








王十朋送吳教授秉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爲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閒而郡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厺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嘆。揖諸生而歸。於是郡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黃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嘆息以

茅坤曰援古處韵致殊勝

孫鑛曰更進一步妙

謂賢於古人遠矣管季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卿駟馬而入蜀二疏聯轡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為榮然是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尋三徑之松菊季膺思千里之蓴鱸賀老踈狂於鑑湖李愿倡徉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為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為印綬之榮不若吾綵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菽粟之養今日之歸大有功於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誇鄉閭高尚而傲世俗哉雖然古人蓋有以盡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節行修於身政事理於官功德及於民聲名聞於後則其身雖在千里之外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

譚元春曰毋敘古雋之甚

生朝而騷墓而復來乎否然必為蒼生而起天下皆受其賜也其海角戲生方獲樞衣坐隅執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瞻戀為如何耶於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去來兮先生胡為而歸陟彼高岡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泮宮峩峩泮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生去兮鸞飛鳳翔

鍾惺曰高議不必言一種風雅之氣溫然襲人

葛鼐曰文似取格昌黎而風旨實方晉魏

王十朋劉方炦待評集序

昔人有遠行者。將繇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為遠矣。俛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為遠。而前途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趙。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得徉四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嘆息。知天下之遠有窮乎

孫鑛曰援張騫喻遠家有生色

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寔善行嘗持使節通西域泝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繇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趍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卓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覩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於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

舊焉曰落想飄眇似諷似諭得風人之遺

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嘆服今春訪予入示予以待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蘇黃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以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烋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烋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久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烋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烋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烋之詩辭夫行者將不止蘇黃之間累日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烋方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鍾惺曰一篇奇特而微言妙旨足銷人滿假之念

王十朋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於庭者𦯀楚之辱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也為士者服詩書精業履聖賢之是師與味之與游謹門户時租稅恐焉以省訟慎焉以遠禍俾足跡不及於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柳下惠之弟為大夫焉能辱儒冠而蹈之虎口耶彼冠焉而士行焉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曹爭競錐刀而獄訟以興朝投刺以識面莫求判以欺愚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為邑大夫詎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寔自重非能輕士也士寔自輕顧其自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

焉既以答告者遂書為吾黨之戒

鍾惺曰此亦淺於論士也然而士愧此言者不少雖淺實深

葛端調曰有波致

王十朋三不能戒

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文而不能秘不善書而不能楷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所以獲謗之多者歟今焉知過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乎不能秘不能楷不能省者文能秘於寫凡著述之秘而不能秘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楷於優游學習之時而不能楷於匆匆應答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而不能省於氣形肝鬲之際烏能使文無媿於不秘書無媿於不楷言無媿於不省

鍾惺曰文不滿二百字而宜秘宜楷宜省三言凡五轉乏奇十九

其轉換詠歎。不過一二十字。而絕不見有枝蔓之態。妙於用複如此。

張九成賀王兵書啓

疇庸東掖擧屬南宮常伯寵優佩維成之寶劍司武職暇偓泰乙之靈旗鄰宰鉉以平蘇剡從塗而絕擬有識交頌不謀同辭竊以祈父王之爪牙周蓋頷於九伐尚書帝之喉舌藻實次於三公自開西府以本兵第列南宮而分職肱裕陵肇修官制猶虛位於夏卿至哲廟博采師虞治新除於邦傑遂贊萬機之務蔚為千載之逢恭惟某官才備全能識覃衆妙蚤以淵源之蘊發為經濟之圖擢貳憲臺絕震師之珍行越長諫省攄告后之嘉猷譽益重於熙朝職遂車於武部戊星辰之稷姑聯八座之班紀日月之常即懋三階之續某晚游京

轂屢叩門墻諫傳新澀之須實倍常情之喜

鐘惺曰予舊於金陵焦澹園先生處見公全集醇文高論還過漢唐近有刻從此根人琴俱不可得惟獲此以存一班

小齋伸曰勤逞之心一變而治亂日之可畏可思

楊萬里請罷毬馬之娛疏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誅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

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然皆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横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皆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

孫鑛曰至以大方入毬馬

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動儉如禹
不邇聲色如湯不盤於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
之主者至矣臣猶昔以為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
人不徵於危而徵於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適逢相傳萬
隶婉轉實親切
機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
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
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
獸而獵田彘說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
獵脩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

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庄顏聖天子羅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歟國雖强其踐易弱也○

鍾惺曰○全篇是格君心之非○毬馬只數語點出便了○文章家有輕重○

楊萬里論神威疏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得然則孰為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欲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動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

茅坤曰此人蒙蔽情態寫得曲盡

鍾惺曰雖权術之言然权術亦人君所不可少但當正耳

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牽其獻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殺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剖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姦不

孫鑛曰所謂察察之明此類是也

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已爲矜。而以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擧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擧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

譚元春曰奧必至之精

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

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以師亂隋子羣弑隱祿虛危漢朱异亡蕭梁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來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跡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水臣不勝忠憤

鍾惺曰人君含君子而信小人捨衆人而信一人雖明智過人亦

未有不為欺蔽者也。此論精透之甚。

孫鑛曰引入有致

楊萬里請議紀綱法度疏

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敎而無暇有敎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鬭之日常不加少戰鬭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擐兵以畊而守者被介冑以臥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號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

陳仁錫曰真寔作用和盤托出

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栖，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國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役，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

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禍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數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竝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歟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强寇一事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

茅坤曰太平粉飾臣子大都如此

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者耶柳亦深謀容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譬王述為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怠天下之事百變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致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鍾惺曰倉卒則曰無暇及有暇又嘻嘻而不為非不為也只是當

國臣子無幹濟之才不知所爲不得不苟且以圖僥倖耳誠齋

此疏雖亦孟子綢繆桑土之言而言之痛切著明更令人憤恨



楊萬里請勿以小忻自沮而議和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君○其心逞○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肰○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逞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恐其折○不恐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恐則銳安得不爽而爲逞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

楊昚曰窺英雄堅忍處甚深

丘濬曰數語惟漢高昭烈足以當之

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若夫吳以有成者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憤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遊容與以待天下之際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

又問烏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欝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拳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殫○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朕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朕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

泆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宦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詬辱則甘其詬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慨復神州之志天下仰日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諮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哄其病安在哉蓋嘗謂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曀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亦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

吳坤曰當時孟浪於此可見！

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發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發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

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乃無所於歸。窒其忿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從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滌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

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絶望也。

一鍾惺曰。勵其志。鼓其氣。又欲小其心。沉其慮。忠臣苦心如瀝。不獨議論高而文章妙也。



鍾惺曰始於信法終於信吏只是蕭君臣不知立法之意耳

楊萬里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也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

孫鑛曰寫情弊透甚

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徃○徃知之○它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己○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亦人吾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

茅坤曰不獨選法獄吏舞文亦猶是

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答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諳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俟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

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弱為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烏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矣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体而已責大体而畧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

權衡輕重。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鍾惺曰。今之選法。大都類此。當於此文深省之。



楊萬里論邊地鄉兵之法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為農而不樂於為兵奪其所樂而强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成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

臣濤曰觀此則議戍議調之非自見

蓋內地之民仰父俯子安居暇食至有老死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況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歛兵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剪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搖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上兵據險而剪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

茅坤曰世之因咽廢食者多此言足救其弊

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髙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

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顯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敎必疑私行之則敎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中其才具强者禮

寧之時。有以少錮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磨厲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鍾惺曰。鄉兵用於邊地。自是千古不易之論。前人雖有言之者。而無此精透。

宋文歸卷十五終

